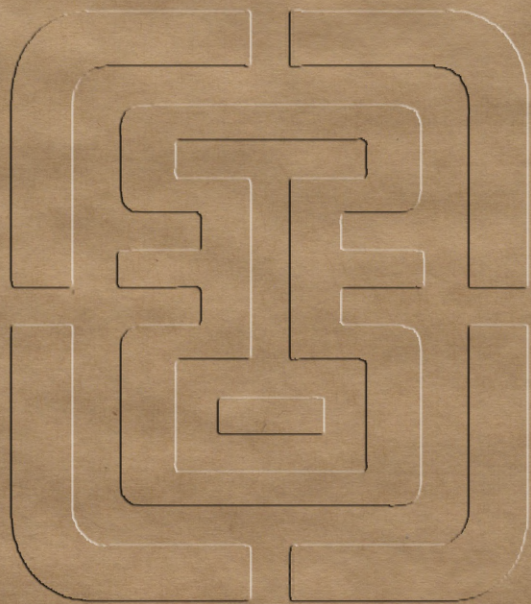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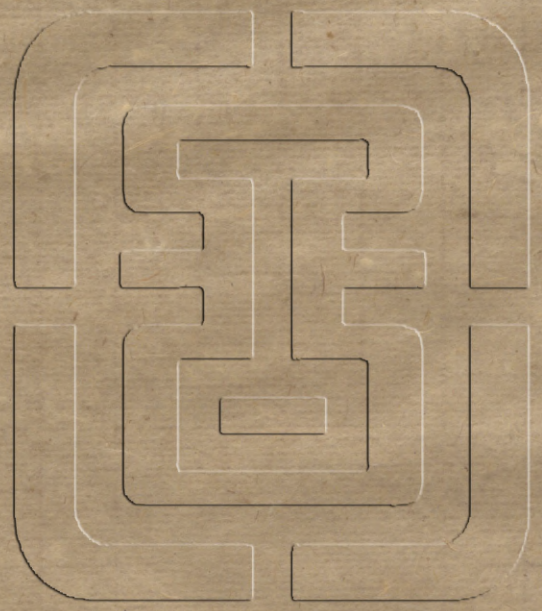




小四冊+乙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六十三

南菁書院

韓詩遺說攷十四

侯官陳喬樞撰

韓詩大雅四

嵩高

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
四國于藩四方于宣

韓詩外傳五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清明
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
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
之翰四國于藩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喬樞謹案嵩毛詩作崧今本外傳同作崧此從詩攷訂正峻

毛詩作駿駿峻古今字藩毛詩作蕃義並同又案藝文類聚
七引毛詩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四句與今詩文異毛字疑爲
韓之誤

王踐之事

韓詩曰踐任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踐作纘箋云纘繼也文義與韓並異禮記中
庸踐其位鄭注云踐或作纘此踐纘古通之驗韓詩訓踐爲
任者謂王任用之使經理南國之事也

周邦咸喜戎有良翰

韓詩外傳八若申伯仲山甫可謂救世矣昔者周德大衰道
廢於厲申伯仲山甫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略振宗廟

復興申伯仲山甫乃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教德舉遺士海
內翕然向風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喜戎有
良翰又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
匪懈以事一人如是可謂救世矣

案此韓詩以申甫爲申伯仲山甫也蔡邕集亦以申伯仲山
甫並言是魯詩說與韓同

蒸民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

韓詩外傳六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
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

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韓詩外傳六王者必立牧方三人所以使闕遠牧眾也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者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噫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邪如何乃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訟獄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然後其君與其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間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也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三人舊譌作二人又脫去所以二字今據續漢書百官志劉昭注所引外傳文校定又如何二字舊誤倒亦據劉注乙正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而不可對之說見韓詩外傳八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為人所稱譽者為身也惡貧賤危辱為人所謗毀者亦為身也然身何貴也莫貴於氣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於人也非繒布五穀也不可糴買而得也在吾身耳不可不慎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又曰吳人伐楚昭王去國國有屠羊說從行昭王反國賞從者及說說辭曰君失國臣所失者屠君反國臣亦反其屠臣之祿既厚又何賞之辭不受命君強之說曰君失國非臣之罪故不伏誅君反國非臣之功故不受其賞吳師入郢臣畏寇避患君反國說何事焉君曰不受則見之說對曰楚國之

法商人欲見於君者必有大獻重質然後得見今臣智不能存國節不能死君勇不能待寇然見之非國法也遂不受命入于澗中昭王謂司馬子期曰有人於此居處甚約論議甚高爲我求之願爲兄弟請爲三公司馬子期舍車徒求之五日五夜見之謂曰國危不救非仁也君命不從非忠也惡富貴於上甘貧苦於下意者過也今君願爲兄弟請爲三公不聽君何也說曰三公之位我知其貴於刀俎之肆矣萬鍾之祿我知其富於屠羊之利矣今見爵祿之利而忘辭受之禮非所聞也遂辭三公之位而反乎屠羊之肆君子聞之曰甚矣哉屠羊子之爲也約已持窮而處人之國矣說曰何謂窮吾讓之以禮而終其國也曰在深淵之中而不援彼之危見

昭王德衰於吳而懷寶絕迹以病其國欲獨全己者也是厚於已而薄於君狷乎非救世者也何如則可謂救世矣曰若申伯仲山甫可謂救世矣昔者周德大衰道廢於厲申伯仲山甫輔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略振宗廟復興申伯仲山甫乃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又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如是可謂救世矣

又曰齊崔杼弑莊公荆蒯芮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荆蒯芮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荆蒯芮曰

善哉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用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
去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
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事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
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于車上君子聞之曰荆蒯芮可謂
守節死義矣僕夫則無爲死也猶飲食而遇毒也詩曰夙夜
匪懈以事一人荆先生之謂也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僕
夫之謂也

喬樅謹案崔杼弑莊公至其僕曰二十四字本皆脫佚今據
說苑立節篇補入

又曰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
而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

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
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

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韓詩外傳六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諛也正言直行
指人之過非毀疵也詘柔順從剛強猛毅與物周流道德不
外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又曰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鸞刀以進言於
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大禍使大國之君沛焉遠
辱至此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
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受節左右麾楚軍退舍七里將
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大夫死者數人

廝役死者數百人今克而弗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
吾聞古者杆不穿皮不蠹不出於四方以是見君子之重禮
而賤財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以從而不舍不祥也吾以
不祥立乎天下災及吾身何取之有既晉之救鄭者至曰請
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兵銳楚師奄
罷君其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
無以立乎天下也乃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桴而鼓之晉
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而指可掬也莊王曰噫吾兩君不相
好百姓何罪乃退楚師以佚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又曰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摐道
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

勇士公孫摐子夏曰微摐而勇若摐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
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曰
微摐而勇若摐者可乎臣曰可卽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
趨召公孫摐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摐
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
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
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
入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
耶摐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
至阿遭齊君重韜而坐吾君單韜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
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韜而去之者子

耶我耶悃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圍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悃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眾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眾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卜先生也又外傳八遜而直上也切次之謗諫爲下懦爲死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又曰宋萬與莊公戰獲平莊公莊公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反爲大夫於宋宋萬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惟魯侯耳閔公矜此婦人如其言顧曰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宋萬怒搏閔公絕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穢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詩曰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韓詩外傳五德也者包天地之美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海之周覽乎陰陽之文寒暑不能動也四時不能化也斂乎太陰而不溼散乎太陽而不枯鮮潔清明而備嚴威毅疾而神至

精而妙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與於此矣詩曰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曹植黃初六年令詩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補

征夫捷捷

玉篇人部詩云征夫捷捷捷樂也補

喬縱謹案玉篇又云捷本亦作捷攷毛詩征夫捷捷釋文捷

音在接反則作捷者乃韓詩之異文又攷巷伯篇捷捷幡幡

眾經音義十六引作捷捷幡幡據毛詩釋文云捷如字則毛

詩他本無作捷捷者知元應所引亦皆為韓詩之文可與此

篇互相證也

仲山甫徂齊

鄧展曰韓詩以為封於齊漢書杜欽傳集注

漢孟郁修堯廟碑仲氏祖統所出本繼於姬周之遺苗天生

仲山甫翼佐中興宣平功遂受封於齊周道衰微失爵亡邦

後嗣乖散各相土譯居因氏仲焉洪适隸釋一

喬縱謹案漢書杜欽傳欽說王鳳曰昔仲山甫異姓之臣無

親於宣就封於齊猶歎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顏師古

集注引鄧展曰詩言仲山甫奮命往治齊城郭而韓詩以為

封於齊此誤耳晉灼曰韓詩誤而欽引之阿附權貴求容媚

也鄧展晉灼並謂韓詩以仲山甫為封於齊其說與毛異今

據孟郁修堯廟碑云仲山甫本姬周之遺苗則與杜欽之說

不合竊以杜欽說關雎詩用魯義則此引蒸民詩當亦用魯

義也攷唐元和姓纂及權德輿集均以仲山甫為姬姓與孟
 郁語合唐時惟韓詩存故得據以為說然則仲山甫封齊之
 事魯韓之說雖同而一以為姬姓一以為異姓要自有別王
 符潛夫論云仲山甫慶姓張衡呂公誅云仲山甫姜姓姜慶
 古字通用節信與平子均用魯詩益足證杜欽言仲山甫異
 姓之臣為本之魯說矣王氏詩攷以杜欽語入韓詩其義未
 確說見魯詩遺說攷

韓奕

有暉其道

韓詩曰暉明貌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倬訓倬為明貌釋文云韓詩作暉音義皆

同是毛詩倬字乃暉之通假詩小雅倬彼甫田韓詩作劉介
 左疋釋詁劉大也廣雅釋詁暉明也劉字訓大暉字訓明各有
 本義而倬訓為明大貌則兼二義也暉與的音近義同聘禮
 匹馬卓上注云卓猶的也是以卓為暉之消借字

韓侯受命

王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

白虎通上乃

歸即位何明爵天子有也臣無自爵之義

曲禮正義

所以名之為

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

白虎通上

喬樅謹案文選二十一左思咏史詩李善注引韓詩內傳曰

所以為世子何言世世不絕即此傳之文

幹不庭方

辭君韓詩章句曰幹正也文選西京賦注

喬樅謹案毛詩箋云作楨幹而正之是亦以幹為正與韓同

義亦正釋詁楨翰義幹也楨翰或作楨幹楨幹皆正也廣雅

釋詁幹正也易幹父之蠱虞翻注幹正也詩言幹不庭方庭

直也謂正其不直違失法度之方也

王錫韓侯

韓詩曰諸侯有德天子錫之北堂書鈔三十

廣韻十九侯韓詩外傳曰周宣王大司馬韓侯子有賢德補

江漢

武夫滔滔

韓詩翼要曰武夫滔滔眾至大也詩正義

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

韓詩曰式辟四方辟除也眾經音義十三文選注八司馬相如上林賦注引作薛君韓詩章句

喬樅謹案韓詩以辟訓除除有治之之義毛詩讀辟為闢鄭

箋云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則兼有治義也

後漢書馮衍說鮑永曰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疆之君耳

猶有申伯召虎吉甫夷吾攘其蝥賊安其疆宇補

肇敏戎公

韓詩曰肇長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肇謀也與韓義異商頌元鳥上言正域彼

四方不言肇域彼四海則肇猶正也胡承珙曰韓詩以肇訓

長此承上召公是似而言謂祖孫相繼長有此功但肇之為
長不見所出喬樅謂國語齊語轉本肇末注云肇正也正與
長同義尔定釋詁正長也斯干詩噲噲其正毛傳云正長也
肇之為長亦訓詁展轉相通之義也 補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韓詩外傳八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二錫衣
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
鈇鉞九錫秬鬯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自召祖命

韓詩外傳八傳曰予小子使爾繼召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
祖命之孔子為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某

命爾為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

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韓詩外傳五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名詩曰明明天子令聞
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文王之德也

曹植責躬詩明明天子 補

喬樅謹案王氏念孫曰明勉一聲之轉故古多謂勉為明重

言之則曰明明爾雅曰疊疊勉也鄭注禮器曰疊疊猶勉勉
也疊疊勉明明亦一聲之轉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猶言疊

疊文王令聞不已也又曰明與孟古同聲而通用大戴禮誥
志篇曰明孟也爾雅曰孟勉也故勉謂之孟亦謂之明王說

是也

常武

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敷敦淮濱仍執醜虜

韓詩曰敷大也敦迫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鋪敦淮濱陳氏稽古篇曰鋪敦毛無傳述毛

者以鋪為陳敦為厚謂布陳敦厚之陳於淮濱解殊費力案

釋文鋪韓詩作敷云大也敦韓詩云迫也大迫淮濱與濯征

徐國文義相類當是也胡承珙曰說文濱下引詩敦彼淮濱

與毛韓文皆不同或出齊魯詩但既云敦彼則必訓厚可知

鄭讀敦為屯昭二十三年左傳敦陳整旅敦與整對謂整頓

也越絕書西陵名敦兵城即頓兵城也古字敦有頓義毛意

當謂陳頓其兵於淮水之涯未必與鄭異也喬樅謂說文引

詩作敦彼淮濱敦即迫之意也鄭箋讀敦為屯屯兵於淮濱

亦所以迫之也鋪敷古以聲同通用後漢書馮緄傳引此詩

云敷敦淮濱仍執醜虜字正作敷即用韓詩章懷注云布兵

敦逼淮水之涯因執得醜虜皆以敦為敦逼韓詩之訓於義

為長敷義本訓布韓詩釋敷為大者高誘呂覽求人篇注以

搏木為大木足證此敷字亦有大義也

後漢書馮緄傳詔策緄曰詩不云乎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敷

敦淮濱仍執醜虜

民民翼翼不測不克

韓詩曰民民靚也

釋文

韓詩外傳八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

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
貢曰不知也景公悻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
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
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
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
賜何敢甚言尙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
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
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詩曰綿綿翼翼不測不克
喬樅謹案民民毛詩作緜緜今外傳本仍同作緜誤當據釋
文訂正馬瑞辰曰緜緜雙聲通用故詩緜蠻黃鳥一作緜蠻
韓詩綿綿作民民亦以雙聲假借至毛傳訓緜緜爲覩者覩

卽靜字靜卽密也尔疋釋詁密靜也緜密雙聲字故訓爲靜
猶言密也文選洛神賦注緜緜密意也正與毛傳同義喬樅
攷漢書賈誼傳澹乎若深淵之覩注覩與靜同又外戚傳神
眇眇兮密覩處以密與覩連言此足證覩之本有密義矣
王猷允塞徐方旣來

韓詩外傳六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
寶則寶單而交不結約契盟誓則約定而反無日割國之強
乘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順其侵之愈甚必致寶
單國舉而後已雖左堯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免者也故非有
聖人之道特以巧敏拜請畏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矣故
明君不道也必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然後

禮義節奏齊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平乎下行一
 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故近者競親而遠者願至
 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薰炙之威強足以一齊之則
 拱揖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如赤子歸慈母者何也仁
 形義立教誠愛深故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又曰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
 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為石也
 因復射之矢躍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而況
 人乎夫倡而不和動而不償中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
 匡天下者求之已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
 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來賓者誠德之至也

色以形于外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又曰昔者趙簡子薨而未葬而中牟畔之既葬五日襄子與
 師而攻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士
 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者是天助也君曷為而退之
 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厄人於險使
 之城然後攻之中牟聞其義而請降曰善哉襄子之謂也詩
 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喬樞謹案趙懷玉校本云既葬五日舊脫既字據御覽百九

十二引補攻舊譌作次亦據御覽改正十丈新序作十堵而
 城自壞下舊有者字是天助下舊有之字皆衍文也俱依新
 序刪曰善哉襄子之謂也此八字文有脫誤喬樞案襄子之

謂也五字當在引詩二語之後文義始順又使之城之字舊
譌作其今依新序改之

瞻印

伊胡為嫵

韓詩曰嫵悅也

文選神女賦注

案嫵宋本文選作嫵當是伊胡為嫵之注

喬樅謹案毛詩伊胡為嫵箋云慝惡也文義與此並異盧文

昭曰文選注所引韓詩嫵悅也嫵字當作瘵此懿厥哲婦之

懿馬瑞辰曰瘵或作嫵今誤作嫵按說文瘵靜也靜審也廣

雅瘵審也瘵古讀如邑與懿字雙聲疊韻故懿可通作瘵而

韓詩訓悅與毛義異喬樅謂此詩懿厥哲婦與小雅十月之

交抑此皇父語氣正同箋云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

此詩箋云懿有所痛傷之聲也正義謂懿與噫字雖異音義

同是懿亦痛疾之詞且下句言其為梟為鴟則懿義更不得

訓悅宋綿初亦以韓詩此語是釋伊胡為嫵謂嫵即慝之異

文今按國語晉語曰宵靜女德以伏蠱慝此慝字義亦訓悅

蠱與治通

見馬融廣成頌田開古蠱即田開疆古治子也是蠱治古通

蠱悅謂治容為悅

者此足為韓詩以嫵訓悅之證文選宋玉神女賦云澹清靜

其情嫵李善注云情嫵和靜貌引韓詩嫵悅也又引說文嫵

靜也蒼頡篇嫵密也按情既訓和嫵自當訓悅如以嫵為靜

則與清靜義復矣王褒洞簫賦清靜厭瘵厭瘵與情嫵同亦

當訓為和悅子淵即用宋玉賦語也漢書外戚傳婉嫵有節

操此瘞字宜訓為靜張華女史箴婉嫵淑慎李善注引漢書
 婉嫵有節操服虔曰嫵音翳桑之翳又引列女傳曹大家注
 曰婉柔和也嫵深邃也深邃即靜之義是瘞字亦作嫵嫵與
 嫵形似或即以爲嫵字李善未能明辨故廣引韓詩及蒼頡
 篇說文列女傳注諸說以廣其義耳今釋韓詩之意以長舌
 之婦始則譖詆終則背違此其伎害豈曰不極至乎而胡爲
 悅之惟婦言是用義較明順若以瘞訓惡如箋所言豈謂其
 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爲惡不信也其義殊費周折
 矣釋文不言韓詩字異蓋嫵爲瘞或體如瘞又作臆之類耳
 愚與瘞通者匿从匚說文匚哀後有所狹藏也集韻十二霽
 云瘞說文靜也或作嫵又云瘞廣雅審也一曰匿也瘞古文

皆祇作匿開元占經九引洪範天文日月變占曰陰匿始起
 而犯盛陽陰匿即陰瘞也尚書大傳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
 匿漢書作仄瘞是其證已嫵集韻二十四職云女字則嫵當
 與梁嫵之嫵梁夫人嫵見後漢書及列女傳八字通集韻十二霽瘞靜也恭
 也嫵婉嫵順從也音義並與瘞嫵同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韓詩外傳六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此言困而不見據賢人者也昔者秦繆公困於殽疾據五殺
 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困於驪氏疾據咎犯趙衰介
 子推而遂爲君越王句踐困於會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
 南國齊桓公困於長勺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

困而知疾據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之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三國志崔炎書諫袁紹曰今邦國殄瘁

補

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馮衍與任武達書曰亂匪降天生自婦人

後漢書本傳注

不自我先自我後

韓詩外傳六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

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乎淳于髡曰

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

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雷

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

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

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

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

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

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藝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

我先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

喬縱謹案此以絲駒為揖封以高唐為高商與孟子書文異

召弓

旱天疾威天篤降喪瘕我饑饉民卒流亡

韓詩外傳六威有三術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

妄之威者此三威不可不審察也何謂道德之威曰禮樂則

修分義則明舉措則時愛利則形如是則百姓貴之如帝王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加而威行是道德之威也何謂暴察之威曰禮樂則不修分義則不明舉措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非也暴其誅不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聞如雷擊之如墻壓之百姓劫則致畏怠則傲上執拘則聚遠聞則散非劫之以刑勢振之以誅殺則無以其下是暴察之威也何謂狂妄之威曰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爲亂人之道百姓謹譁則從而放執於刑灼不和人心悖逆天理是以水旱爲之不時年穀以之不升百姓上困於暴亂之患而下窮衣食之用愁哀而無所告訴比周憤潰以離上傾覆滅亡可立而待是狂妄之威也夫道德之威成乎眾強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故威名同而吉凶之効遠矣故不可不審察也詩曰昊天疾威天篤降喪殍我饑饉民卒流亡

案此威屬君言

喬樅謹案趙懷玉校語云其誅不服也審審上舊有繁字今依荀子彊國篇刪其刑罰重而信舊無重字今依荀子補闕字舊作闔譌案荀子作顯然與填然同是闔當作闔音義同填遠聞則散荀作得聞則散此似譌則從而放執於刑灼荀作則從而執持也刑灼之

我居御卒荒

韓詩外傳八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

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此大侵之禮也詩曰我居御卒荒此之謂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

韓詩外傳五如歲之旱草不潰茂然天勃然興雲沛然下雨則萬物無不興起之者民非無仁義根於心者也王政怵迫而不得見憂鬱而不得出聖王在被躡寫視不出閤而天下隨倡而天下和何如在此有以應哉詩曰如彼歲旱草不潰茂

喬樅謹案毛詩訓潰為遂箋云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貌此據齊詩之文也今據外傳引詩是韓亦與毛同作潰茂李黼

平曰說文償一曰長貌長義與遂義近潰當讀為償如彼棲柎

眾經音義廿五詩云如彼棲柎補

喬樅謹案棲柎毛詩作棲苴傳云水中浮草也箋云如樹上之棲苴正義曰苴是草之枯槁逐水流者棲謂棲息於水上也箋以棲者居在木上之名謂水上為棲理亦不愜故以為如樹上之棲苴苴是草木之枯槁者在樹未落及已落為水漂皆稱苴也今據元應引詩作棲柎與毛氏字異蓋據韓詩之文元應又引通俗文云刈餘曰柎知苴柎二字古相通用鄭箋云如樹上之棲苴亦據三家詩說以改毛義也

日辟國百里

皇清經解續編

韓詩遺說收十四

薛君韓詩章句曰辟除也

文選上林賦注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六十二終

湘陰吳宗實校
長沙王賓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六十四

南菁書院

韓詩遺說攷十五

侯官陳喬樞樸園著

韓詩頌一

周笙

清廟

惟天之命

薛君韓詩章句曰惟念也

文選廿三歐陽墜石詩注

喬樞謹案釋文引韓詩云維念也此順毛詩之文毛詩維字

三家皆作惟

烈文

無封靡于爾邦

皇清經解續編

韓詩遺說攷十五

喬樅謹案毛傳訓封爲大訓靡爲累白虎通誅伐篇引詩云
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以封靡爲大
罪亦與毛傳大累義同攷曹植魏德論云愠彼蠻夏蠢爾弗
恭措我蕭斧簡武鍊鋒星陳而天運振耀乎南邦荆人封靡
交益影從封靡二字正用烈文詩語陳思王習韓詩者其讀
封靡爲披靡之靡與毛魯訓義異
天作

彼祖者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後漢書朱輔疏曰詩云彼祖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

而人不遠詩人誦咏以爲符驗西南夷傳

辭君傳曰祖往也夷易也行道也言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

有易道可歸往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險阻而

人不難後漢書西南夷傳注

喬樅謹案詩攷據沈括筆談引後漢書朱浮傳作彼祖者岐

盧氏文弼云此括之誤也朱子集傳遂以岐山爲險僻其實

韓詩自作祖字訓爲往也所云岐道阻險而人不難自爲有

夷之行發義王氏謂集傳彼祖者岐從韓詩非也乃沿沈氏

之誤耳臧鏞堂云朱浮乃朱輔之誤據外傳三明明云岐有夷

之行足證沈說之非宋蘇初云詩以彼祖者爲句岐有夷之

行爲句鄭箋云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攸易之道故也

是鄭亦與韓詩合非讀彼祖者岐爲句也

韓詩外傳三傳曰昔者舜甌盆無臚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

土簋噉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麤衣而塾領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為功而民不以政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多下聖人寡為故用物常壯也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忠易為禮誠易為辭賢人易為民工巧易為材詩曰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喬樅謹案麤衣而塾領趙懷玉校語云晏子春秋諫下篇古者嘗有紕衣孿領而王天下者尚書大傳略說古人冒而句領今此塾字疑當作塾音周塾有曲義又疑是塾字與戾同竝與孿句義相同毛本外傳作塾則更譌矣

我將

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大戴禮注補

喬樅謹案蔡邕獨斷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之所歌也是三家詩序皆與毛氏同韓詩說云云即釋我將之詩以其詩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韓詩外傳三昔者周文王之時荏國八年夏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有司皆曰臣聞地之動為人主也今者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羣臣皆恐請移之文王曰柰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眾以增國城其可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道見妖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此罰我也今又專興事動眾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昌也請改行重善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遂謹其禮秩皮莖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級田

疇以賞有功遂與羣臣行此無幾何而疾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莅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踐妖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又曰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庭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穀樹也湯問何謂而生於此伊尹曰穀之出澤野物

也今生天子之庭殆不吉也湯曰柰何伊尹曰臣聞妖者禍

之先祥者福之先見妖而為善即禍不至見祥而為不善則

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赦過賑窮七日

而穀亡妖孽不見國家其昌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韓詩外傳八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

其道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趨道豈不遠矣不知

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

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

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

君其率羣臣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

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

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

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攘人之善詩曰天

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喬樞謹案以其輦服其道服字疑譌趙懷玉曰晉語云遇大

車當道而覆此服字當作覆

時邁

實右序有周薄言振之莫不震疊

辭君傳曰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王能

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後漢書李固傳

注

喬樅謹案文選七楊雄甘泉賦注及三十五張協七命注引

韓詩振奮也作辭君章句又毛傳訓疊為懼蓋以疊為懼之

假借辭君云疊應也義與毛異文選吳都賦鉦鼓疊山劉注

云疊振疊也此疊字當亦訓應謂鉦鼓之聲山谷響應也左

思語即本韓詩訓義

韓詩外傳八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宴晏子

在前范昭趨曰願君之碎樽以為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

樽獻之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去樽范昭不說起舞顧太師

曰子為我奏成周之樂吾為子舞之太師對曰盲臣不習范

昭起出門景公謂晏子曰夫晉天下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

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范昭之為人

非陋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臣嬰故不從於是景公召太

師而問之曰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不調對如晏子於

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幹也吾試其君晏子知之吾犯

其樂太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

千里詩曰實右序有周薄言振之莫不震疊

喬樅謹案薄言振之舊譌作震非是今據後漢書注引辭君

傳校正又范昭已飲四字舊脫據新序雜事一補入趙懷玉

校本云晏子曰徹去樽舊曰上衍對字今刪吾為子舞之舊
本譌脫止作願舞今依新序改正晏子春秋同是欲試吾君
臣舊脫臣字亦依兩書增之

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韓詩曰天子奉玉升柴

三禮義宗

喬樅謹案毛詩序云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蔡邕獨斷亦云
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之所歌也韓詩蓋與毛魯說同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韓詩外傳三王者之論德也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
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
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取賞於朝也為不善

於幽而蒙形於顯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德詩曰明昭有
周式序在位

又曰傳曰以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性為已至道是民
德也未及於士也行法而志堅不以私欲害其所聞是勁士
也未及於君子也行法而志堅好脩其所聞以矯其情言行
多當未安論也智慮多當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也下
則開道不若已者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若夫百王之法
若別黑白應當世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運四支因化之
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羣物安居是聖人也詩曰明昭有周
式序在位

又曰魏文侯欲置相召李克問曰寡人欲置相非翟黃則魏

成子願卜之於先生李克避席而辭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疏不間親臣外居者也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夫觀士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貧則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觀矣文侯曰請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遇翟黃曰今日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之翟黃惇然作色曰吾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吾所進也君以鄴為憂吾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吾進樂羊中山即拔無守之者吾進先生君欲置太子傅吾進趙蒼唐皆有成功就事吾何負於魏成子克曰子之言克於子之君也豈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非成則黃二子何如對曰君不察故也居則視其所

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貧則視其所不取五者以定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為相也且子焉得與魏成子比魏成子食祿日千鍾什一在內九在外以聘約天下之士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友之子之所進皆臣之子焉得與魏成子比乎翟黃遂巡再拜曰鄙人固陋失對於夫子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韓詩外傳八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

執競

武王

韓詩曰執服也

釋文又北堂書鈔入十九

喬樞謹案執競毛公無訓箋云競強也能持強道者維有武

王也與韓詩義異馬瑞辰曰說文執捕罪人也義與服近又
 執懼熱古通用史記項羽本紀諸將皆懼服漢書作讐服陳
 咸傳作執服朱博傳作熱服是其證韓詩訓執為服者蓋以
 執競為能執服疆禦猶朱博云執服豪彊也說文儵彊也廣
 雅儵強也凡詩言執競無競又呂叔玉引詩作執儵皆儵字
 之假借若競之本義則說文自訓疆語耳

鐘鼓鏗鏘

曹植魏文帝誅鐘鼓鏗鏘三國魏志文帝紀注補

喬樅謹案鏗鏘毛詩作噲噲曹子建據韓詩故文與毛詩異
 漢書禮樂志及應劭風俗通引詩並作鐘鼓鏗鏘是三家今
 文同毛詩噲字乃古文之假借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韓詩外傳三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
 取民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也故修禮
 者王為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聚斂以招穀積財以
 肥敵危身亡國之道也明君不蹈也將修禮以齊朝正法以
 齊官平政以齊下然後節奏齊於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
 愛刑平乎下如是百姓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是以德澤
 洋乎海內福祿歸乎王公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
 飽福祿來反

韓詩外傳五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羣也為
 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王者何也曰往也天下往之

謂之王曰善生養人者故人尊之善辯治人者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故人親之善粉飾人者故人樂之四統者具天下往之四統無一而天下去之往之謂之王去之謂之亡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夫省工商眾農人謹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治理是所以辯治之也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賢以之爲三公以之爲諸侯次則爲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脩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珮琢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粉飾之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稱其能得其意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累味而備珍則聖人所以分賢愚明貴賤故道得則澤流羣生而福歸王公澤流羣生則下安而和福歸

王公則上尊而榮百姓皆懷安和之心而樂戴其上夫是之謂下治而上通下治而上通頌聲之所以興也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喬縱謹案賓之初筵詩威儀反反釋文引韓詩作版版音蒲板反善貌則此頌威儀反反文義當與彼同據釋文載沈音符板反正版字之音讀也傳云反反難也箋云反反順習之貌順習卽善貌也潛夫論正列篇引詩作板板此魯詩之異文板板蓋卽版版假借字趙懷玉外傳校本云是所以顯設之也至皆有等差共二十五字舊本脫佚今據荀子君道篇韻補之又善生養人者本多譌作善養生者今亦依荀子文增

思改

思文

貽我嘉麥

韓詩曰貽我嘉麥

文選四十八班固典引注

喬樅謹案毛詩作貽我來牟劉向引詩作貽我釐牟文並與

韓氏異王氏念孫曰韓詩貽我嘉麥嘉當為喜字之誤來釐

喜古聲相近故毛詩作來牟傳作釐韓詩作喜猶倍公之

為釐公祝禱之為祝釐也王說是也推其致誤之由緣後人

不明文字通假之義以生民詩有誕降嘉種語遂臆改韓詩

喜麥為嘉麥耳馬瑞辰曰方言陳楚之間凡人尊乳而雙產

謂之釐孳廣雅釐孳孳也雙孳三也釐孳亦作孳孳玉篇孳

孳雙生也來牟一麥二麥正與釐之為雙產者聲近而義同

又來與丕二字同部一麥二麥謂之來猶一稔二米謂之秣

也

無此疆爾介

辭君韓詩章句曰介界也

文選魏都賦注

案唐石經初刻界後改介蓋從韓詩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介音界大也段氏玉裁曰按箋以女今

之經界釋經爾字以大有天下釋經介字淺人遂以箋之經

界易經文介字唐石經初刻界後改介是也胡承珙曰段謂

經文界當本作介可也必以介字訓大則是經言無此封竟

於汝之大殊不成文義釋文因經字作介毛傳介多訓大故

以大訓之未必得傳意也箋不云介當為界者說文介畫也

與界境也音義皆同故但於箋申易字說之更不必破經字耳胡說良是箋以經界釋經介字即據韓義申毛也

臣王文舉案本亦作介曰介與界音義皆同韓義申毛也嗟嗟保介

韓詩外傳三楚昭王寢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曰請用牲昭王曰止古者聖王之制祭不過望濰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昭王之霸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霸不亦宜乎詩曰嗟嗟保介莊王之謂也

喬樅謹案昭王舊皆作莊王此字之誤也昭王事見左氏哀公六年傳說苑君道篇家語正論解並作昭王不誤今據以

改正古者聖王之制各本均脫制字通津艸堂本則脫去之字案當作聖王之制為是今為補之

噫嘻

帥時農夫播厥百穀

韓詩曰帥時農夫播厥百穀辭君曰穀類非一故言百也

東都賦注

振鷺

振鷺于飛于彼西雍

辭君章句曰鷺潔白之鳥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

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後漢書邊讓傳注

喬樅謹案毛傳云雝澤也箋云白鳥集于西雍之澤言所集

得其處也與韓詩訓義亦同胡承珙曰辟雍本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環爲名故辟雍又謂之澤宮其云鷺白鳥者卽謂靈臺之白鳥辟君田西雍文王之雍也案鄭君注禮謂殷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西郊樂記疏引熊氏云武王伐紂之後猶用殷制然則文王辟雍自當在西郊詩箋云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蓋亦以爲文王之雍也

在此無惡在彼無射

後漢書曹昭傳注

喬樅謹案射毛詩作斆三家今文皆作射

豐年

萬億及秭

韓詩曰陳穀曰秭也

釋文

喬樅謹案爾雅釋詁云秭數也毛詩釋萬億及秭云數億至萬曰秭則秭是大數之名韓詩云陳穀曰秭者陳穀猶言積穀也廣雅釋詁一秭積也正本韓詩訓義魏風伐檀傳云種之曰稼斂之曰穡方言云嗇積也穡字從嗇取積之義頌言亦有高廩萬億及秭是形容豐年黍稷之多故云陳穀曰秭謂積穀入之數也

蒸畀祖妣以洽百禮

韓詩外傳五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詩曰蒸畀祖妣以洽百禮百禮洽則百意遂百意遂則陰陽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清三光清則風雨時

風雨時則羣生甯如是而天道得矣

有瞽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韓詩外傳三傳曰太平之時無瘠癯跛眇疋蹇侏儒折短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道無襁負之遺育然各以其序終者賢醫之用也故安止平正除疾之道無他焉用賢而已矣詩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紂之餘民也

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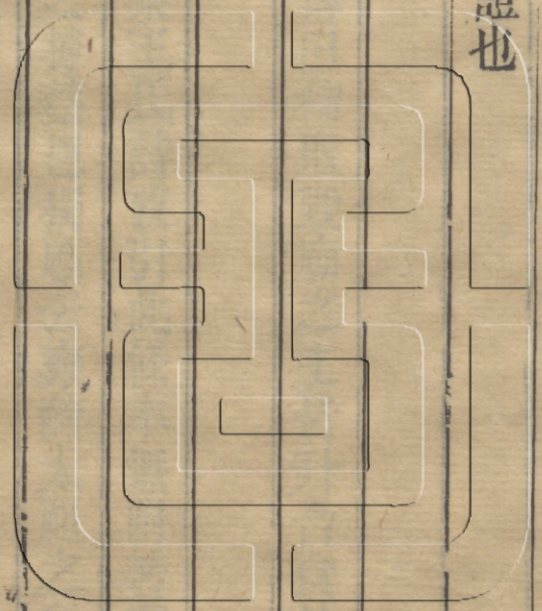
泔有多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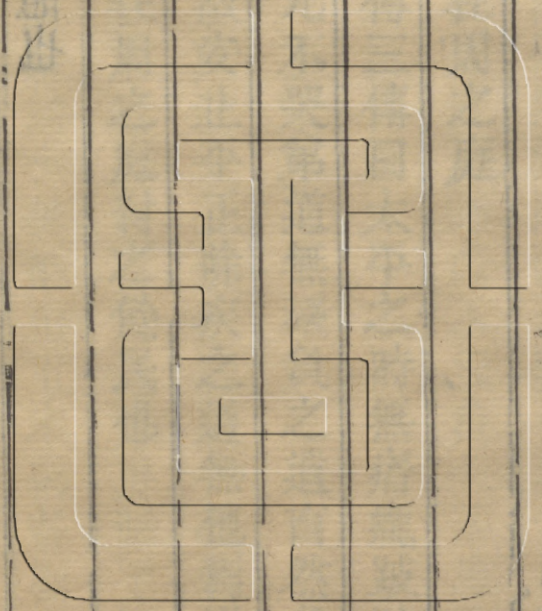
辟君韓詩章句曰泔魚池也

見釋文又文選長笛賦注

喬樅謹案泔毛詩作潛爾雅樅謂之泔郭注曰作樅者積柴

水中魚得藏隱因以薄圍捕取之邢昺疏云小爾雅曰魚之所息謂之樅樅也積柴水中魚舍也詩周頌樅有多魚是也潛泔古今字禹貢沱潛既道史記作沱泔索隱云泔亦作潛是其證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六十四終

湘陰吳宗實校
長沙王實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六十五

南菁書院

韓詩遺說攷十六

侯官陳喬樞樸園著

韓詩頌

周頌

離

韓詩內傳曰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
三禮義宗又
通典四十九

又禮書
七十一

喬樞謹案王氏詩攷引此條本無附著盧文弨曰案當在離
篇今從之據蔡邕獨斷云雍禘太祖之所歌也知三家詩說

亦與毛敘同

載見

皇清經解續編

韓詩遺說攷十六

輦革有鷓

韓詩內傳曰鷓鷓胎生孔子渡江見而異之大戴禮盧辯注十三

韓詩曰孔子渡江見之異眾莫能名孔子嘗聞河上人歌曰

鷓兮鷓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鷓鷓也廣韻十三末又史記司馬相如

列傳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輦革有鷓箋云鷓鷓金飾貌釋文云本亦作鎗

疑毛詩本作鎗字故箋訓為金飾說文引詩又作鎗玉篇同

蓋齊詩之異文韓詩以鷓為鷓鷓謂纒首飾為鷓形爾雅鷓

麋鷓即釋此詩鷓字然則魯詩文當與韓同

武

勝殷遏劉耆定爾功百六十五

韓詩外傳三武王伐紂既反商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

封帝堯之後於祝封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之後於杞

封殷之後於宋封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濟河

而西馬放華山之陽示不復乘牛放桃林之野示不復服也

車甲衅而藏之於府庫示不復用也於是廢軍而郊射左射

狸首右射騶虞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復用兵也祀乎明堂而

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

坐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酌所以教諸侯

之悌也此四者天下之大教也夫武之久不亦宜乎詩曰勝

殷遏劉耆定爾功言伐紂而殷亡武也漢書禮書曰昔者

案武上疑有脫字漢書禮書曰昔者

喬樅謹案耆定爾功毛傳云耆致也鄭箋云耆老也釋文云耆毛音指鄭巨移反韓詩音同鄭句云惡也馬瑞辰曰耆者底之假借故傳訓為致爾雅釋言底致也郭注云見詩傳者卽指此詩毛傳也書乃言底可績史記夏本紀作汝言致可績禹貢覃懷底績夏本紀作覃懷致功是其證也至韓詩耆惡也當為皇矣詩上帝耆之章句釋文誤入此章若云惡定其功則不詞矣馬說是也

閔予小子

遭家不造

後漢書桓帝紀梁太后詔曰曩者遭家不造李賢注詩周頌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補又商未既平車肆

惇惇在疚

韓詩曰惇惇在疚凡人喪曰疚文選寡婦賦注

案文選注引韓詩惇惇余在疚余衍文也玉海無余字

喬樅謹案毛詩嬛嬛在疚釋文云嬛崔本作熒疚本又作宐

說文嬛字注引詩嬛嬛在疚宐字注又引詩熒熒在宐漢書

匡衡傳引詩亦作熒熒是齊詩文作熒毛詩文作嬛皆與韓

詩字異秋杜詩獨行叢叢釋文云叢本又作熒正月詩哀此

惇獨釋文云惇本又作熒古从叢从營从旬之字皆以音近

通用

敬之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韓詩外傳三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
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學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
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
矣明日祛衣請受業詩曰日就月將
又曰劍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穀不
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
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愧而勉不究故盡師而熟由此觀之
則教學相長也子夏問詩學一而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
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
德彰詩曰日就月將

又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

學故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尙道也故不言而
信不怒而威師之謂也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又外傳八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爲
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
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曰夫子路下之野
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諸侯
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
代謀爲一舉而欲伐秦姚賈監門之子也爲秦往使之遂絕
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悅立爲上卿夫百里奚齊之
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爲一輓車見秦繆公
立爲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爲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

於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遂
 除報讎之心立以為相存亡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
 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
 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於是
 哀公嘻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
 又曰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耳不知
 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
 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

東觀記明帝詔曰詩云日就月將示我顯德行後漢書桓榮傳李賢注引

補

喬樅謹案後漢書桓榮傳載太子報桓榮書曰昔之先師謝

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
 師門注引韓詩外傳孔子行見皋魚哭事為證亦足為明帝
 習韓詩之左驗也

弗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韓詩外傳三傳曰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粢盛
 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齊戒
 不修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遣君憂拜命之辱孔子聞之曰
 宋國其庶幾矣弟子曰何謂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
 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
 也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歲年豐政
 平鄉使宋人不聞孔子之言則年穀未豐而國家未甯詩曰

弗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喬樅謹案弗毛詩作佛傳云大也箋云輔也與韓文異李黼

平曰說文弗大也从大弗聲讀若予違汝弼毛蓋讀佛為奔

曾釗曰凡从弗之字即有弼違之意如矯弓之戾以使正為

弗矯人之非以合宜為第其字皆从弗奔从大从弗言大矯

之喬樅謂韓詩作弗說文云弗矯也矯亦輔弼之義又說文

弼輔也重文作弗孟子法家拂士趙注云謂輔拂之士廣雅

拂輔也管子四稱云近君為拂遠君為輔皆假拂為弼字鄭

君蓋用韓義

小毖

予其懲而

韓詩內傳曰懲苦也

列子釋文下
毛詩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鄭箋云懲艾也本史記推己懲艾悲彼家難

語蓋用魯訓申毛韓詩以懲為苦義亦與艾相近胡承瑛曰

段氏詩小學云疏於而字絕句各本皆云小毖一章八句案

釋文亦以懲而作音是陸孔章句正同唐石經於毖下旁添

彼字或當時別有本作毖彼後患鄭覃等因據以旁注馬瑞

辰曰段胡言陸孔皆讀予其懲而為句其論甚確唐石經於

毖旁增彼字以助句亦於文義為順孔疏云慎彼在後恐更

有患或即順經文毖彼後患言之耳喬樅謂唐惟韓詩尙存

鄭覃等所據殆本於韓詩歟

自求辛赦

皇清經學齋編

韓詩遺說攷十六

六

韓詩曰赦事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辛赦作辛螫箋云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韓詩訓赦為事與鄭箋義異馬瑞辰曰按說文赦訓置不得訓事赦即螫字消其半耳訓事者蓋以螫為赦之同音假借爾雅釋詁赦勞也事勤也勤勞同義故赦可訓勞即可訓事說文赦誠也一曰禹地曰赦按禹地即春有以傳耕之傳亦通作事則老螫猶言辛勤辛苦耳毛詩作螫者同音假借字也

翻飛惟鳥

辭君韓詩章句曰翻飛貌

文選廿一謝瞻咏張子房詩注

喬樅謹案翻毛詩作拚箋云猶鷦之翻飛為大鳥也即用韓

詩申毛

載芟

民民其庶

韓詩曰民民眾貌

釋文

喬樅謹案民民其庶毛詩作綿綿其庶傳云庶芸也正義引王肅云芸者其眾縣縣然不絕也王肅即用韓義述毛民縣雙聲通用小雅綿蠻黃鳥禮記引作緡蠻是其驗已

良耜

百室盈止

韓詩曰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

北堂書鈔二十七

以秣茶蓼

是詩經屏賣扁

韓詩遺說攷十六

玉篇蓐部薺拔田草也詩云以薺荼蓼補或作株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薺籀文艸部云株除田草也重文薺云

同上出說文據籀文作薺則知薺字乃毛氏古文作株者三

家今文也爾雅釋草注引詩云以株荼蓼正用三家今文

絲衣

戴弁賴賴

玉篇頁部詩云戴弁俵俵補或作賴

喬樅謹案玉篇人部俵下引詩云載弁俵俵箋云恭慎也頁

部又引詩作戴作賴此亦兼採毛韓二家異文也俵又作絀

見毛詩釋文

自堂祖基自羊來牛

韓詩外傳三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

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

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

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

之士皆自以為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

之況賢於九九者乎夫泰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

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

因禮之期月四方之士相導而至矣詩曰自堂祖基自羊來

牛言以內及外以小成大也

喬樅謹案來毛詩作祖又外傳文脫止存以小成大四字據

說苑尊賢篇作言以內及外以小成大也今為補之又為士

之欲造見者句本作爲使人欲造見者攷文選聖主得賢臣
頌注引作士之今據改正下文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九字
本皆脫去亦據文選注補入

酌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韓詩外傳三太平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失時以偶
孝子不失時以養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上無不慈之父下無
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婦相保天下和平國家安甯人事備
乎下天道應乎上故天不變經地不易形日月昭明列宿有
常天施地化陰陽和合動以雷電潤以風雨節以山川均以
寒暑萬民欲生各得其所而制國用故國有所安地有所主
聖人剡木爲舟剡木爲楫以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木山
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流故豐膏不獨樂礪确不獨苦雖
遭凶年饑歲禹湯之水旱而民無凍餓之色故生不乏用死
不轉壑夫是之謂樂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又曰能制天下必能養其民也能養民者爲自養也飲食適
乎藏滋味適乎氣勞佚適乎筋骨寒煖適乎肌膚然後氣藏
平心術治思慮得喜怒時起居而遊樂事時而用足夫是之
謂能自養者也故聖人不淫佚侈靡者非鄙夫色而愛財用
也養有適過則不樂故不爲也是以冬不數浴非愛水也夏
不頻湯非愛火也不高臺榭非無土木也不大鍾鼎非無金
錫也不沈於酒不貪於色非避醜也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

度可以爲天下法矣故用不靡財足以養其生而天下稱其仁也養不害性足以成教而天下稱其義也適情避餘不求非其有而天下稱其廉也行成不可掩息刑不可犯執一道而輕萬物天下稱其勇也四行在乎民居則婉愉怒則勝敵故審其所以養而治道具矣治道具而遠近畜矣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者之至於晦也

韓詩外傳五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詩曰蒸彝祖妣以洽百禮百禮洽則百意遂百意遂則陰陽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清三光清則風雨時風雨時則羣生甯如是而天道得夫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之至於晦也

般

於繹思

釋文

喬樅謹案釋文云毛詩無此句齊魯韓有之

韓詩外傳曰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

識尙書孔序正義補

喬樅謹案據白虎通封禪篇引般詩於皇明周陟其高山爲周太平封泰山之證則知韓詩此傳當亦釋般詩爲周家封禪之事也又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云韓詩以爲自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與尙書正義引略同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六百六十五終

湘陰吳宗實校
長沙王賓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六百六十六上

南菁書院

韓詩遺說攷十七

侯官陳喬樞撰

韓詩頌三

魯頌

駟

有驪有駟

韓詩曰驪白馬黑髦也

釋文

喬樞謹案爾雅釋畜音義引同攷說文云驪青驪白鱗文如

鼉魚與爾雅云青驪驪合驪鱗音義同孫炎云色有深淺

似魚鱗是也毛傳亦用爾雅為訓而釋文引韓詩及字林皆

云驪白馬黑髦也攷爾雅云白馬黑鬣駟釋文引舍人同眾

家並作髦又引說文云白色馬黑毛尾也則白馬黑髦乃駱之毛色郝懿行以韓詩字林似因有驪有駱相涉而誤其說是也一曰爾雅釋文又引廣雅云由馬朱鬣曰駱疑韓詩以黑鬣者為驪朱鬣者為駱此誤也廣雅駱字乃駮之譌段氏玉裁據逸周書王會篇犬戎文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吉黃之乘山海經海內北經同文說文作駮陸氏所引乃廣雅譌本宜訂正之

以車釋釋

辭君韓詩章句曰釋釋盛貌

文選甘泉宮賦注

喬樅謹案臧庸堂云辭君以此釋闕宮詩新廟釋釋也周禮隸僕注白氏六帖六十七皆引詩寢廟釋釋是釋釋即奕奕

之異文文選他卷與後漢書注皆作奕奕恐是順毛而改詩攷屬之載芟釋釋其達不得文選義喬樅謂臧說非是諸所引詩作寢廟釋釋皆據魯詩文文選西都賦序注魯靈光殿賦注均引韓詩曰新廟奕奕是韓詩文與毛同不作釋釋矣竊意辭君此語當是此篇以車釋釋之章句詩攷因載芟釋文云驛驛爾雅作釋釋謂韓詩亦同作釋故以辭君章句入載芟篇然釋文既引爾雅驛作釋若韓詩文同作釋釋陸氏當並引之據釋文不言韓詩字異則非彼詩章句可知又此篇以車釋釋釋文引崔本作驛而不及韓詩則韓詩之文與毛同又可知也今故綴之於此

以車祛祛

辭君韓詩章句曰祛去也文選廿二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詩注

喬樞謹案文選注所引辭君章句輯韓詩者多於遵大路執

子之祛下引之非也當是此以車祛祛之注廣雅釋詁二祛

去也正本韓詩毛傳云祛祛彊健也六經正誤云祛當作祛

段氏玉裁曰古無從未之祛至集韻而後有之唐石經從衣

作祛祛不誤胡承珙曰辭君以祛訓去謂駕車而去然與下

斯祖義復竊謂祛本衣袂之名釋名袂擊也擊開也開張之

以受臂屈申也廣雅祛開也馬之開張者彊健故毛以祛祛

為彊健猶上傳云腹幹肥張也喬樞謂上章以車繹繹毛傳

訓為善走此章祛祛辭君訓去當為疾驅之貌下文斯馬斯

祖毛無傳箋云祖行也正義引王肅云祖往也所以養馬得

往古之道王肅之語當即據韓詩為說然則以祛訓去固不

嫌與祖義複矣至毛傳釋祛為彊健此正用開張之義凡字

之从去者多有開張義一切經音義四引埤蒼云祛張口頻

伸也呂覽重言篇君祛而不唵高誘注祛開也莊子將為祛

篋釋文引司馬注曰從旁開為祛史記老莊申韓傳正義亦

云祛開也漢書兒寬傳合祛於天地神祇注引李奇曰祛開

蕭散也馬之善馳者必骨幹開張毛以彊健言之是狀其善馳

之貌與韓詩義亦相成

思無邪

韓詩外傳三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人獻魚而不受其弟

諫曰嗜魚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受魚而免於相

皇清金角系糾
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於相長自給於魚此明於爲已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思乎故能成其私詩曰思無邪此之謂也

泮水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韓詩外傳三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之夫民不知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曰治民以孝殺一不義以僂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讞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

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陵遲故也今其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其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不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瞞言顧之潛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數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不亦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

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爲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爲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爲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爲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喬樅謹案夫民不知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本皆脫去不知二字今據說苑政理篇補之躬行不從句躬本譌作邪亦依說苑改正

又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

洞庭之陂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之謂也問曰然則禹之德不及舜乎曰非然也禹之所以請伐者欲彰舜之德也故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臣下之義也假使禹爲君舜爲臣亦如此而已矣夫禹可謂達乎爲人臣之大體也又曰季孫子之治魯也眾般人而必當其罪多罪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子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吾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爲暴何也子貢曰夫奚不若子產之

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不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

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產者皆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又外傳八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仆地有聞及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夫子夫子曰汝不聞昔者舜爲人

子乎小篲則待笞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汝非王者之民邪殺王者之民其罪何如詩曰優哉柔哉亦是戾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
韓詩外傳三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閒似有智者動而之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家以甯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

屈此羣醜

韓詩曰屈收也收斂得此眾聚

釋文

喬樅謹案此與毛傳訓同王肅云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斂此羣眾卽用韓詩以述毛義也鄭箋釋屈爲治蓋以屈爲澠之假借爾雅釋詁澠治也某氏引此詩澠此羣醜鄭君從魯詩之訓故與毛韓義異陳奐曰爾雅釋詁屈收聚也屈訓聚亦訓收轉相爲訓文王世子曰凡諸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言揚或以事舉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有一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注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然則傳云屈收者卽取賢斂才之

義云醜眾者亦卽郊人相旅之義毛韓解詩正與禮記脗合蓋此章未及伐淮夷之事鄭箋乃謂在泮宮謀治淮夷羣爲惡之人與毛韓不合陳氏稽古篇已辯及之

自求伊祜

韓詩外傳八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問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子一以爲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祜

鬢彼東南入昏翳文釋鬢除也

韓詩曰鬢除也文釋鬢除也

喬樅謹案毛詩狄彼東南箋云狄當作剔士喪禮四鬢去蹄

注云今文鬢作剔是狄剔鬢古皆通用鄭君讀狄為剔訓剔

為治治與除同義其說即本之韓詩也

獷彼淮夷文選齊安陸昭王碑文注

韓詩曰獷彼淮夷文選齊安陸昭王碑文注君曰獷覺瘡之貌

喬樅謹案獷毛詩作憬傳云憬遠行貌釋文憬說文作慮音

獷云闊也一曰廣大也今攷說文慮下無引詩語蓋文脫佚

耳慮字訓闊與毛傳遠行義近是毛詩以憬為慮之假借字

又說文憬覺悟也詩云憬彼淮夷此文同毛詩而義則同韓

是韓詩又以獷為憬之假借也說文又云矍讀若詩云穰彼

淮夷之穰檢說文穰字無此訓穰彼之穰即獷字之譌作獷

者當為齊詩之異文孟康漢書音義訓獷為彊孟用齊詩音

義所釋即本齊故也韓詩釋獷為覺悟疑字本作慮慮或為

獷形與獷相似因而致誤耳

闕宮

闕宮有闕

玉篇人部詩曰闕宮有恤恤清淨也或作闕

喬樅謹案毛詩闕宮有恤傳引孟仲子曰恤清淨也釋文不

言毛詩或本作闕然則作闕者乃韓詩異文此顧氏兼採毛

韓二家詩字也

實實枚枚

韓詩曰枚枚閒暇無人之貌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釋闕宮云闕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韓詩釋枚枚云閒暇無人之貌是亦必狀闕宮之常閉與毛傳意義同

種穉菽麥

韓詩曰種長稼也穉幼稼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先種曰種後種曰穉說文云種早種也從禾直聲穉幼禾也從禾犀聲許於穉不言後種者穉從犀聲犀者遲也已具後種之義故但云幼禾引申之為凡幼穉者之稱種本有長義釋名釋親屬曰青徐人謂長婦曰種長禾

苗先生者曰種取名於此也

建爾元子

韓詩曰元長也玉篇

俾侯于魯為周室輔

漢書淮陽憲王傳王駿諭指曰禮為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于魯為周室輔

案此為王駿引詩云云駿告之子宜傳家學

不震不騰

辭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

文選甘泉宮賦注又二十二顏延年侍遊蒜山作詩注

喬樅謹案此與毛傳訓同箋云震騰皆謂僭踰相侵犯也馬

瑞辰曰震當讀如三川震之震騰當讀如百川沸騰之騰騰者滕之假借說文滕水超涌也正與騰之訓乘同義正義云震騰以川喻是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瞻

韓詩外傳主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窅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甯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樂山之謂也喬樅謹案太平御覽三十八引韓詩外傳曰夫山萬人之所觀仰材用生焉寶藏植焉飛禽萃焉走獸伏焉育羣物而不倦有似夫仁人志士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與今本外傳文異

遂荒大東

韓詩曰荒至也

釋文

喬樅謹案盧文弨云釋文引韓詩作荒若韓詩作荒則與毛鄭字無異何須別出此荒字有誤浦聲之疑韓詩作兪浦說是也毛傳云荒有也箋云荒奄也攷說文荒蕪也一曰草掩也鄭君訓荒爲奄奄猶掩也荒義訓蕪毛傳訓荒爲有益以荒爲撫之假借爾雅釋詁撫有也郭璞引詩遂撫大東此據舊注魯詩之文韓詩以兪訓至者說文兪水廣也廣有大義至亦大也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

韓詩魯頌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辭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

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文選兩都賦序注又卷十一王延壽

魯靈光殿賦注後漢書曹褒傳注

曹植承靈盤銘序奚詩魯頌

孔曼且碩

辭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文選四子講德論注

喬樅謹案辭注與毛傳訓同孔廣森曰韓說以是詩為奚斯

作此與吉甫作誦其詩孔碩文義正同曼長也詩之章句未

有長如此篇者故以曼言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六十六上終

湘陰吳宗實校長沙王賓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六十六下

南菁書院

韓詩遺說攷十八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韓詩頌四

商頌

韓詩辭君章句曰正考父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

後漢書曹

褒傳注

韓詩曰宋襄公去奮即檢文選二張平子東京賦注又史記索隱

喬樅謹案史記宋世家云宋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為盟主

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司

馬遷用魯詩然則魯說與韓同矣

那

皇清經解續編 韓詩遺說攷十八

韓詩內傳曰湯為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葬於徵今扶風

徵陌是也御覽八十三

案那詩為祀成湯見毛詩序韓說蓋與毛同

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韓詩外傳八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

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詩曰既和且平

依我磬聲

元鳥

方命厥后奄有九域

韓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域辟君曰九域九州也文選三十

魏公九錫文注

喬樅謹案九域毛詩作九有傳云九有九州也是有即域之

通假史記禮書人域是士君子也荀子域作有此域有古通

之驗徐幹中論法象篇成湯不敢迨遑而奄有九域與韓詩

字同知三家今文皆作九域也馬瑞辰曰域與有一聲之轉

故通用有之言圖亦分別區域之義洛書曰人皇始出分理

九州為九圍段玉裁曰九圍即毛詩之九有韓詩之九域域

本或之異體或訓有故域亦訓有說文或邦也从口羽非切

以守其一一地也或或从土作域段氏玉裁注曰或既從口

從一矣又從土是為後起之俗字然域字已見韓詩說文亦

載之或已從一為地而復加土為域猶或已從口為圍又加

大口而為國不得遂以國為俗字也

皇清經角續編

韓詩遺說攷十八

二

大糒是承

韓詩曰大糒大祭也

釋文

糒亦土爲之餅也曰餅口爲團又

喬樅謹案毛詩箋云糒黍稷也糒與餽同皆卽饔之異體說

文饔酒食也或從配作餽或從米作饔周禮餽人掌凡祭祀

其盛鄭眾注云餽人主炊官也春人掌其米物祭祀其其齎

盛之米注云齎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爲簠簋實儀禮

特牲饋食禮視餽爨於西堂下注云炊黍稷曰饔古文饔作

糒周禮作餽然則糒卽指齎盛而言謂黍稷稻粱之屬也馬

瑞辰據周書糴匡解年儉穀不足賓祭以中盛孔晁注云有

黍稷無稻粱大糒對中盛言則兼有稻粱詩疏謂祭之黍盛

惟黍稷誤矣胡承珙曰韓詩以大糒爲大祭鄭君改序文祀

爲禘當卽本韓詩其說是也禘禮大於時祭禘禮又大於禘

周禮言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

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惟齊酒不貳皆有器量鄭注言齊

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疏謂祭有大小齊有多少若禘

祭備五齊禘祭備四齊時祭備一齊據此而推之則齎盛所

用當亦有多寡之等差詩於此篇特以大糒言之明其爲禘

祭之大事故韓詩釋大糒爲大祭所供也賈公彥周禮疏云

鄭總言齎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屬中兼有麥苽可盛以爲簠

簋之實也賈義較孔爲精

長發

元王桓發

皇清經解賈扁

韓詩遺說攷十八

三

韓詩曰發明也

釋文

喬樞謹案發毛詩作撥傳云撥治也文義並與韓異廣雅釋詁四發明也此用韓義論語述而不悞不發皇侃疏云發發明也又爲政亦足以發皇侃疏云發發明義理也皆以發爲有明義

率禮不越遂視既發

韓詩外傳三傳曰晉文公嘗出亡反國三行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謂咎犯曰吾從而亡十有一年顏色黯黑手足胼胝今反國三行賞而不與焉君其忘我乎其有大過乎子試爲我言之咎犯言之文公曰噫我豈忘是子哉高明至賢志行全成湛我以道說我以仁變化我行昭明我使我爲成

人者吾以爲上賞恭我以禮防我以義藩援我使我不爲非者吾以爲次勇猛強武氣勢自御難在前則處前難在後則處後免我危難之中者吾又以爲次然勞苦之士次之詩曰率禮不越遂視既發今不內自訟過不悅百姓將何錫之哉案今本外傳作率履誤此從詩攷引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

韓詩外傳三夫詐人者曰古今異情其所以治亂異道而眾人皆愚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於其所見猶可欺也況乎千歲之後乎彼詐人者門庭之間猶挾欺而況乎千歲之上乎然則聖人何以不可欺也曰聖人以已度人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類度類古今一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性緣理

而不迷也夫五帝之前無傳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夫傳者久則愈略近則愈詳略則舉大詳則舉細故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久而差三王五帝政之至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言古今一也

又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干有餘里世之相去也干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

喬樞謹案王氏詩攷采韓詩外傳作至于湯躋此誤也禮記孔子閒居引詩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注讀湯齊爲湯躋躋升也齊莊也鄭君禮注用齊詩讀湯齊之齊爲躋升訓日齊之齊爲齊莊是據齊詩故訓此詩正義引鄭君禮記注謂三家詩有讀爲躋者言三家所以別於毛氏非謂齊魯韓皆讀齊爲躋也說苑敬慎篇及雜言並引詩聖敬日躋與韓詩外傳同可知魯詩不以日齊訓爲齊莊矣文選閒居賦注引韓詩言湯聖敬之道上達于天此明訓日躋爲日升義與毛傳同外傳引詩至于湯齊言古今一也又引以證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是均以齊爲齊一之義雖與毛傳言至湯與天心齊義異要其字皆不作躋或據詩攷謂今本外傳作湯齊者誤此攷之不審耳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皇清經解賣扁

韓詩遺說攷十八

韓詩曰聖敬日躋言湯聖敬之道上聞于天文選間居賦注

韓詩外傳三孔子觀於周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也對曰此蓋為宥座之器孔子曰聞宥座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而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眾兵強者守之以畏聰明睿知者守之以愚博聞強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又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吝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誠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眾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紂是也可不慎歟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

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誠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

喬樞謹案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本作所贄而師者十人今從御覽四百七十四所引外傳文又時進善者二句本皆無者字官朝舊譌作宮朝並依御覽所引增改又當此之時至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二十一字本皆脫佚亦據御覽補之

又曰傳曰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昔者江於濱其始出也不足以濫觴及其至乎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眾川之多歟今汝衣服甚盛顏色充

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攝如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夫慎於言者不譁慎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吉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韓詩外傳凡湯作護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詩曰湯降不遲

聖敬日躋

又曰孔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

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此損德之於行也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五帝既沒三王既衰能行謙德者其惟周公乎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七年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還質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巷白屋之士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官朝者千人諫臣五人輔臣五人拂臣六人載干戈以至於封侯而同姓之士百人孔子曰猶以周公爲天下賞則以同族爲眾而異族爲寡也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眾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此六者皆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能以

此終吉者君子之道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德不謙以亡其身者桀紂是也而況眾庶乎夫易有一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家國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謙德乎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又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弃其身仁者不爲也東臯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又曰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而勇士

歸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士矣效最顯車戰之而與士
爲下國嘷流長流也其說國於戰而不映豈不量也而歸

玉篇田部詩云下國嘷流嘷表也

喬樅謹案毛詩作綴旒傳云綴表也旒章也箋云綴結也旒
旌旗之垂者也是毛以綴爲嘷之假借鄭則讀綴如字與毛
傳義殊攷鄭君禮記注引詩作爲下國嘷郵据齊詩之文與
毛詩字異玉篇所載据韓詩之文又與齊詩字異嘷綴以音
同通用郵旒流皆以聲近假借也

不競不絀不剛不柔

韓詩外傳三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
其當之爲貴夫負石而赴河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之

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
出乎口鈞有鬚卵有毛此說之難持者也而鄧析惠施能之
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
俱傳而不息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君子行不貴苟
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維其當之爲貴詩曰不競不絀
不剛不柔言當之爲貴也

又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
民不使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弗忍居也思與鄉人居若
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
志至柳下惠則不然不羞污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由其
道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與鄉人居愉愉然不去也雖袒

身...
楊裸程於我側彼安能挽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
薄夫厚至乎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可以去而去可以止
而止去父母國之道也伯夷聖人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人之
和者也孔子聖人之中者也詩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中庸
和通之謂也

韓詩外傳五聖人養一性而御六氣持一命而節滋味奄治
天下不遺其小存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志詩曰不競不綌
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又曰朝廷之士爲祿故人而不出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
返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返通移有常聖也詩曰不競不綌
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韓詩外傳三王者之等賦正事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
林澤梁以時入而不禁相地而正壤理道而致貢萬物羣來
無有畱滯以相通移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雖幽閒
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王者之等賦正事
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韓詩外傳三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敢
問兵之要臨武君曰夫兵之要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
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兵之要也孫卿曰不然夫兵之要在
附親士民而已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

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戰勝由此觀之要在於附親士民而已矣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用變故也其所貴謀詐也善用之者猶脫兔莫知其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待親士民而後可哉孫卿曰不然子之所道者諸侯之兵謀臣之事也臣之所道者仁人之兵聖王之事也彼可詐者必怠慢者也君臣上下之際突然有離德者也夫以跖而詐桀猶有工拙焉以桀而詐堯如以指撓沸以卵投石抱羽毛而赴烈火入則燹也夫何可詐也且夫暴國將孰與至哉彼其與至者必欺其民民之親我也芬若椒蘭歡如父子彼顧其上如憐毒蜂蠆之人雖桀跖豈肯爲其所至惡賊其所至愛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則先覺

其失何可詐哉且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居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銳居則莫若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圓居則若邱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磐石之不可拔也觸之摧角折節而退爾夫何可詐也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謂湯武之兵也孝成王避席仰首曰寡人雖不敏請依先生之兵也

案發毛詩作旃今本韓詩外傳同此從詩攷訂正遏毛詩作曷今本外傳亦作曷元稹本作遏今從之
喬縱謹案觀敵之變動句本皆脫去此語今據荀子議兵篇補入發字卽燿之消借說文土部坡治也一日雷土謂之坡詩曰武王載坡玉篇土部引詩同又重文瓌與坡同徐鍇云

坡今詩作伐案伐卽棧字與今旆同六月篇白棧央央釋文云本又作旆一曰旆與棧古今字殊又小戎篇蒙馭有苑玉篇重文作馭云與馭同本亦作伐伐發古字通用噫嘻篇駮發爾私箋云發伐也可證說文去番土謂之坡正周禮所云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也然則說文所載坡字卽毛詩之古文玉篇所載瓊字卽韓詩之異文今本外傳作旆則後人轉寫從毛改之耳

苞有三蘖

韓詩曰蘖絕也

釋文

喬樅謹案漢書貨殖傳山不槎蘖注云蘖髡斬之也髡斬卽斷絕之義毛傳云蘖餘也陳奐曰案餘讀爲杞夏餘之餘三

蘖指岸顧昆吾三國釋文引韓詩以蘖爲絕韓毛訓異而意同漢書敘傳三桢之起本根旣朽劉德注曰詩云苞有三桢爾雅桢餘也謂木斫髡而復桢生也喻魏齊韓皆滅而後起若髡木更生也然則劉以三桢喻魏齊韓三國正與詩義同蘖桢一字也鄭箋說謂三蘖爲三正之後或亦本三家詩正義述傳本鄭爲說恐非毛義

殷武

撻彼殷武

韓詩曰撻達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撻疾意也訓與韓異馬瑞辰曰按撻蓋勇武之貌爾雅釋言疾壯也廣雅釋詁壯健也疾與壯健義近傳

訓疾者亦壯武之義說文遼古文撻段玉裁曰从疒者言有
威也則撻字亦爲武貌正義以疾爲伐楚之疾失傳指矣釋
文引韓詩以撻爲達據鄭風挑達爲行疾之貌達亦疾也則
毛韓之訓字異而義同也

勿子禍適

韓詩曰適數也

釋文

喬樅謹案韓詩訓適爲數數猶責讓也蓋以適爲謫之通假

京邑翼翼四方是則

後漢書樊準上疏曰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
翼四方是則李賢注曰韓詩之文也翼翼然盛也
喬樅謹案毛詩作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與韓詩文異

松柏丸丸

韓詩曰松柏丸丸辭君曰取松與柏

文選長
笛賦注

喬樅謹案毛傳云丸丸易直也箋云取松柏易直者是丸丸

本訓爲易直李善文選注引韓詩辭君章句云云遂以取爲

丸訓其義非是馬瑞辰曰按詩大雅皇矣松柏斯兌傳云兌

易直也古音兌讀如脫脫丸一聲之轉故丸丸亦爲易直說

文丸圓也傾側而轉者从反仄段玉裁曰易直謂滑易而條

直又丸義之引申至文選長笛賦丸挺彫琢丸挺特節取詩

詞辭君韓詩章句曰取松與柏乃摠括下文是斷是遷等句

釋之與箋云取松柏易直者同義非訓丸丸爲取也李善注

誤矣

旅楹有閑

辭君韓詩章句曰閑大也謂閑然大也

文選魏都賦注

喬樅謹案毛傳旅陳也箋以旅楹為眾楹義與毛異文選左

思魏都賦旅楹閑列李善注引辭君章句以閑為大貌案太

冲語蓋兼取毛鄭之義列即陳也旅謂眾也詩正義曰箋不

解閑義樅為楹之長貌則閑為楹之大貌王肅云楹楹以松

柏為之言無彫鏤也陳列其楹有閑大貌今據文選注引辭

君云云則韓詩正訓閑為大王肅述毛之義實本於詩也

寢成孔安

曹植文曰感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事蓋高宗僖公

蘇嗣世之王諸侯之國猶著德于三頌騰聲于千載補

韓詩外傳附錄

韓詩外傳七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

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

從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效也簡

子居則與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如喪子後

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

有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皆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

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眾人之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

商紂默默而亡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

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喬樅謹案從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舊本無之後司君書

書之六字太平御覽六百三引有之新序雜事一載此節文亦與御覽同趙懷玉校本據以補入又廣韻五質引韓詩外傳作從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君下無之字

又曰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產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喬樅謹案說苑臣道篇亦載此條而文不同趙懷玉校本云產薦也文有脫誤當云管仲鮑叔薦也子產子皮薦也方合韓詩外傳八越王句踐使廉稽獻民於荆王荆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

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魴鱸魚鼈爲伍文身剪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剪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荆王聞之披衣出謝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又曰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樸椽不斲者猶以謂爲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於是楚王蓋悒如也使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專對矣

又曰古者天子爲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

絀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書曰茲予享于先王爾祖其從享之

韓詩外傳九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山鍾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河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與鼓琴也非獨琴如此賢者亦有之苟非其時則賢者將奚由得遂其功哉

又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鄉者刈著薪亡吾著簪吾是以悲也弟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也蓋不忘故也

喬樞謹案怪之二字舊本脫去趙懷玉校本據文選陸士衡連珠李善注引補太平御覽五十五引亦同又蓋不忘故也二書所引並作吾所以悲者不忘故也

又曰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子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擊鐘鼓者上聞於天下槩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爲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筭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爲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

皇清經解續編
爲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
得之冠爲子宰焉

喬樅謹案此與第七卷孔子遊於景山篇語意略相似趙懷
玉校本云回有鄙之心句似有脫字願得之冠句疑亦有譌
字

又曰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
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
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
子貢曰是何爲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
卿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
得堯之顙舜之目禹之頸皋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王

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
卿曰子何患焉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
家之狗子何患焉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
喪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賜
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
狗歟旣斂而樽布器而祭願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
賢土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眾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
是人固以丘爲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

又曰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而迎之郊太子再拜謁田
子方田子方不下車太子不悅曰敢問何如則可以驕人矣田
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有矣以一國驕人而亡者有

矣由此觀之則貧賤可以驕人矣夫志不得則揆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貧賤乎於是太子再拜而後退田子方遂不下車

喬樅謹案以一國驕人句各本皆脫佚依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三引增入

又曰戴晉生敝衣冠而往見梁王梁王曰前日寡人以上大夫之祿要先生先生不畱今過寡人邪戴晉生欣然而笑仰而永歎曰嗟呼由此觀之君曾不足與遊也君不見夫澤中雉乎五步一囑終日乃飽羽毛悅澤光照於日月奮翼爭鳴聲響於陵澤者何彼樂其志也援置之困倉中常囑梁粟不旦時而飽然猶羽毛憔悴志氣益下低頭不鳴夫食豈不善哉彼不得其志

故也今臣不遠千里而從君遊者豈食不足竊慕君之道耳臣始以君為好士天下無雙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辭而去終不復往

又曰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以得失之要對曰古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由余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衰及至布衣之所以亡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繆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繆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嘗見中國之聲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媵其志亂其政其臣下必疏因為由余請緩期使其君臣有間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繆以女樂二列遺戎王為由余請期戎王大悅許之於是張酒聽樂日夜不休終歲媵縱卒馬多

死由余歸數諫不聽去之秦秦公子迎拜之上卿遂并國十二
辟地千里公曰善次王公曰善次王公曰善次王公曰善

喬樅謹案由余漢書古今人表作繇余師古曰卽由余攷由
夫姓見於廣韻余其名也王繆當作王廖古今人表王廖列中

上第四等師古曰廖音聊文選四子講德論李善注引韓詩
外傳正作王廖宜据以改正韓子十過篇呂氏春秋不苟篇

史記秦本紀並作內史廖說苑尊賢篇作王子廖余師古曰
又曰晏子之妻使人布衣紵表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何爲者

也晏子曰家臣也田無宇曰位爲中卿食田七十萬何用是人
爲畜之晏子曰棄老取少謂之瞽貴而忘賤謂之亂見色而說

謂之逆吾豈以逆亂瞽之道哉

又曰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

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何謂也

吐曰吾肉善如量而去苦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尙猶

賈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目如辨杏齒如

編貝

喬樅謹案苦少舊譌作若少又如量二字各本脫去據初學

記十九及太平御覽七百八十二引俱作如量而去苦少耳

趙懷玉校本依兩書引增改又以吾初學記引作以他又目

如辨杏上各本有傳曰二字疑衍文也

又曰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

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

邪徐言閭閻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
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搯腕疾言噴噴
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噓噓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
賤之也

喬樅謹案噴噴趙懷玉校語云疑是噴噴之譌

韓詩外傳十齊景公遊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
鬱泰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國
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駑馬柴車可
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况君乎又俯而泣晏子曰樂哉今日
嬰之遊也見怯君一而諛臣二使古而無死者則太公丁公至
今猶存吾君方今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農事之恤何

暇念死乎景公慙而舉觴自罰因罰二臣

喬樅謹案而况君乎又俯而泣舊本無兩而字又字據太平
御覽百六十引有之又太公下舊脫丁公二字惟農事之恤
句舊脫農字並依御覽補之

又曰秦繆公將田而喪其馬求三日而得之於葦山之陽有鄙
夫乃相與食之繆公曰此駁馬之肉不得酒者死繆公乃求酒
徧飲之然後去明年晉師與繆公戰晉之左格右者圍繆公而
擊之甲已墮者六矣食馬者三百餘人皆曰吾君仁而愛人不
可不死還擊晉之左格右免繆公之死

又曰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
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友不友當暑衣

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子知其爲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又曰顏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

又曰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爲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鼈厭深淵而就乾淺故

得於釣網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澤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爲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爲宗廟而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爲獄不中邪則大理子綏在爲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可不患焉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今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言遂援晏子之手與驂乘而歸若晏子者可謂善諫者矣

又曰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遂進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

之也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舉其頸欲啄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挾彈丸在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蟲眾庶若此也人主亦然君今知貪彼之士而樂其士卒國不怠而楚國以甯孫叔敖之力也

喬樞謹案挾彈丸在下北堂書鈔百三十四引作挾彈在榆下後有窟也書鈔引作後有掘株也又樂其士卒下疑有脫

文

韓詩內外傳補逸

韓詩外傳曰天見其象地見其形聖人則之

文選卷二十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

集詩注

韓詩外傳曰惟天命本人情人有五藏六府何謂五藏情藏於腎神藏於心魂藏於肝魄藏於肺志藏於脾何謂六府咽喉入量之府胃者五穀之府大腸轉輸之府小腸受成之府膽積精之府膀胱液之府也

太平御覽二百六十三

韓詩外傳曰人死白鬼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血歸於水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膏歸於露髮歸於草呼吸之氣復歸於人

太平御覽八百八十三

韓詩外傳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故

是青經孛賣扁

韓詩內外傳補逸

自唐虞以上經傳無太子稱號夏殷之王雖則傳嗣其文略矣

至周始見文王世子之制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九

韓詩外傳曰白骨類象魚目似珠文選卷四十任昉到大司馬記室牋注

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文選卷二十九

十九古詩
十九首注

喬樅謹案代馬依北風句又見文選卷三十六宣德皇后令

注引外傳

韓詩外傳曰文王使南宮适至義渠得駭雞犀以獻紂太平御覽八百

十九

韓詩外傳曰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玉羊焉公以

為祥使祝鼓舞之欲上於天羊不能上孔子見公曰水之精為

玉土之精為羊願無怪之此羊肝土也公使殺之視肝即土矣

太平御覽
九百二

韓詩外傳曰孔子曰水之精為玉老蒲為葦願無怪之文選卷五十九

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

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於繆公為私而加

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

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

觸楹死以上卿之禮葬之文選卷五十五陸機演連珠注

韓詩外傳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

擊闐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

里奚秦以大化後漢書朱暉傳注

韓詩內外傳補逸

韓詩外傳曰楚昭王亡其跣履已行三十步而還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棄者文選卷四十謝

眺拜中軍記三
辭隋王晟注

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欲以爲相莊子曰獨不見太廟之牲乎衣以帛繡食以芻豢出則清道而行止則居帳之內此豈不貴乎乃其不免於死宰執旌居前或持在後當此之時雖欲爲孤犢從雞鼠遊豈可得乎僕聞之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頸愚者不爲也太平御覽四
百七十四

韓詩外傳曰崔杼殺莊公陳不占東觀漁者聞君難將往死之淪則失哺上車失軾僕曰敵在數百里外今食則失哺上車失軾雖往其有益乎陳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遂驅車比至

門聞鼓鐘之音戰鬪之聲遂駭而死君子聞之曰陳不占可謂

志士矣無勇而能行義天下鮮矣太平御覽四
百九十九

韓詩外傳曰趙簡子太子名伯魯小子名無恤簡子自爲二書牘親自表之書曰節用聽聰敬賢勿慢使能勿賤與二子使誦之居三年簡子坐清臺之上問二書所在伯魯忘其表令誦不能得無恤出其書於袖令誦習焉乃出伯魯而立無恤太平御
覽一百

五十
九

韓詩外傳曰魯有男子獨處夜暴風雨至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不納曰吾聞男子不六十不問居婦人曰子何不學柳下

惠然姬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焉後漢書崔
駟傳注

韓詩外傳曰婦人有五不娶喪婦之長女不娶爲其不受命也

世有惡疾不娶弃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弃於人也亂家女不

娶類不正也逆家子不娶廢人倫也後漢書應奉傳注

韓詩外傳曰孔子使子貢適齊久而未回孔子占之遇鼎謂弟

子曰占之遇鼎無足而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也何晒

曰回謂賜必來孔子曰如何對曰卜而鼎無足必乘舟而來矣

賜果至北堂書鈔百三十七

韓詩外傳曰孔子顏淵登魯泰山望吳昌門淵曰見一匹練前

有生藍子曰白馬蘆芻也太平御覽八百十八

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

也漢書王吉傳注

韓詩外傳曰無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夫置不肖之人

於位是為虎傅翼也後漢書崔融傳注

韓詩外傳曰公道達而私門塞文選卷三十七庚亮讓中書令表注

韓詩外傳曰強不陵弱眾不暴寡文選卷五十七潘岳馬汧督誄注

韓詩傳曰皮弁以征成二年公羊傳疏

韓詩曰衛靈公至濮水夜分而聞有鼓琴者文選卷十六潘岳寡婦賦注

韓詩曰說之以名文選卷二十一應璩百一詩注

韓詩曰利為害本福為禍先文選卷二十五盧諶答劉琨詩注

韓詩曰子產卒鄭人耕者輟耒婦人捐其佩玦也史記循吏傳索隱

韓詩曰齊人青將討公孫無知辭其友其友曰耕田艾艸農之

力也討君之賊大夫職也太平御覽八百二十二

喬樅謹案御覽於此條上先引韓詩曰三之日于耜云云而

